

僊居集卷十一目錄

文內編六

碑傳誌狀十六首

唐

方元英先生傳

孫郃 全唐文

宋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芾 赤城集

明

義僕傳

顧碩 赤城後集

介石翁傳

應良 三台文獻

左副都御史景山李公墓表

吳時來 鄭志今從撮本校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行狀

吳時來 龍光錄

國朝

林介山先生傳

林孫枝 介山稟略附錄

台協副將應綱泉傳

朱亢宗 百甘梅齋雜文編下同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目錄

朱月槎傳

朱亢宗

書李茂纘

朱亢宗

書朱尙志

朱亢宗

攬芳子傳

王魏勝 畫石山房文集後同

杭州機神廟碑

張麗生 張氏譜

汪莛庭先生傳

王玠 汪氏譜

俞烈女傳

俞林璐 俞氏譜

王娟妹傳

王魏勝

僊居集卷十一

文內編六 碑傳誌狀

唐

方元英先生傳

孫 郃

先生新定人字雄飛章八元即先生外王父也廣明中和閒為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始謁錢塘守姚公合公視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遁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為三益友弟子宏農楊弇釋子居遠及卒弇編其詩請舍人王贊為序贊序曰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千人錢起之室云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一

宋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 芾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亙古無有思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仕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旣甦歎曰吾甯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翦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母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甘旨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

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姆則壺彝州里所矜式天產祥嘏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劾上皆未報會慶禮行者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袤申前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闔郡謹迎臺釋竦觀植門建臺諏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旣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勒諸石益爲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與君之諸父游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

外無閒言宜人年百有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弗果善積益豐委祉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爲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母者以安人爲法今君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旣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國有勸懲賞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旣畀以年庸介爾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母俾臺壞告而里閭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三

而婦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爲我詩於石

垂世作規

明

義僕傳

顧 碩

余友臨海陳祚字惟昌言於余曰祚生九歲當至正丁未秋九月大軍臨城下二十八日夜城破民居爲遊卒所燎風火四熾民人倉皇出奔父子不相顧時先人命僕者張真抱祚而逃遇羣卒掠真爲之奴迫令棄祚而從之真顧不忍舍哀籲再三卒拔刃脇之抱持愈固卒羣春數刃真以身蔽翼祚卒知其志不可移乃舍之而去明日事定或謂真曰當卒掠汝時何不棄兒而從之乃自苦如是真曰素受主恩主止有一息舍之生死未可知吾忍爲之乎真病創甚越三日而卒祚於時鮮兄弟今賴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四

以有傳真之義也子幸有以述諸余聞漢之李善本南陽李元家奴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有一孫尚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圖分其財善乃密負其孫逃避山哺養後果克承其嗣若真者其善之徒歟讚曰世固有爲臣而背棄其君爲婦而背棄其夫衆矣善與真皆爲人僕而能念其主盡心所事至死不渝存人之後而不絕其宗祀厚之至也豈不足爲人臣爲人婦之勸真與善何可得哉

介石翁傳

應 良

紀載之編傳記之文不勝繁矣繁斯不傳故君子不貴言也如九十翁蔣介石先生實行可無傳乎翁家台城世久而族蕃登

仕版者代有人翁鄉國之望非但蔣姓之榮美也宜摭其實厥考鈍菴翁官閩漳南靖邑庠翁時八歲隨任讀書歸業郡庠領鄉薦丁未登第觀政禮部時洮河王公竝卒於家卽手殺奸臣陞前者翁受命往治葬王公名重天下郡縣官夫甚衆翁惜民力分番均役條畫井井事竣有司暨王厚餽贈郤之擢南刑部主事奉庭訓清慎自持南曹事簡寮案素以飲博爲娛翁獨取律例靜觀默玩會而通之時取老法家成案翻閱及各司有難處事亦借其案卷詳其曲折繇是通曉遇事迎解無滯陞本部員外郎有織匠孫某殺人翁審實擬罪孫妻假賣線爲由藏金線下潛見翁宜人跪訴宜人覺其有異逐出閉門翁歸以告翼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五

日三鞠罪狀明竟坐以死陞湖廣按察僉事吉府儀賓史策讐內豎與其父史元謀殺之審實擬罪會翁有婿侯生來贅史以金寶首飾陰饋充匱具門隸驚叱之宜人益嚴門禁以告翁問擬史元重辟其刑家之化如此凡巡歷不避險遠親至其地必留旬月抑奸貪剗積蠹理冤獄劉保池綱等二三百人各冤滯並雪之官吏貪婪者去其太甚以警其餘風紀大振長沙衛指揮張清強索軍人魯時財物監死其父獄成移關總司參奏蘄州衛指揮王欽假以市綠毫龜進貢爲名科取各軍士劉棟等銀二百兩審實方施行閒鎮守闈人張汴受各重賄以囑翁執不從汴故出逆瑾門下密具揭帖誣蔣僉事以私意故人張清

王欽重罪瑾以付當道承風旨正德元年考察據揭帖罷官嘻翁於出處之節無愧矣夫巧宦而得志進亦辱守正而獲譴退亦榮宜乎廉而貧壽而康貞而吉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翁道號介石名稱情者歟林漸菴諸君請曰夫子善善而尚賢尊高年宜紀之庶浮文譽毀不失真予雅敬翁因以輿論爲之傳存蔣氏家乘亦俟後來續郡乘者有考

明左副都御史景山李公墓表

吳時來

隆慶元年三月十七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卒於會城之總府嗣子維林以公之喪歸吳時來往哭之失聲歸而食不咽寢不帖也嗚呼若李公所謂天下士非耶公褻身簡潔而又以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六

行引人乃今逝耶今維林匍匐京師以狀聞故事在京從三品而上得賜祭葬其歷任未久乏行義希勞績者勿給公歷京兆方踰月陞都憲未履任乃蒙諭祭一壇命有司治葬蓋朝廷重公行義亦異數云旣維林丐曰以孤之不肖幸邀惠於天子然而墓上之石則受命於先人矣其以屬之吳子知先人與知於先人宜莫如子願惠一言吳時來曰人亦有言蓋棺事定余所知也者幸考厥終於令先公可言其完節矣顧知之也者未卜其果無辱令先公否因從而表公之行夫亦自礪也公諱一瀚字源甫號景山世爲僊居之十八都人曾祖良平祖震父鐸皆隱德不耀父以公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公自幼端靜簡默不

善嬉戲與叔兄教諭公一潮年相及同學教諭公穎悟特達幼
卽有異操公資稟稍讓不逮其父與鄉之長者莫不奇教諭公
而意亦若不在公乃編修應公良獨以詣遠期公爲其弟二女
擇壻一以妻公一以妻林公應麒旣公與林公皆先後登第人
莫不服應公之識鑒云公中嘉靖戊子浙江鄉試戊戌登進士
第初選江西安福縣知縣公蒞之以廉而濟之以靜與民溫溫
若家人父子然無不得輸其情者而隱不可犯御史沈者以迎
候弗備怒之公弗懼及百計羅之弗能得然後稱之公弗喜沈
嘆曰李知縣可謂寵辱弗驚矣當攢造之期前學士松溪程公
之謫安福丈量田土其貧民鬻產勢家者不肯照丈推田公下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七

令刻期推收一一照丈豪右莫敢拒照糧編里巨戶細民一體
不少假借其士夫優免另造一冊某官某生在其戶每年披閱
已免者勿再而冒濫之弊遂除東郭鄒公嘆云審編一事推之
而治天下不難也安福故多勢家其約於禮者公待之如其子
弟其戾於法者公一一繩之不少貸丁母憂守制服闋補江西
道監察御史時北虜突寇都城而去議者欲於南關築牆濬濠
命公度址公以勞費勿支壞民室家墳墓無算且天子守在四
夷城郢之策正示之弱非計力疏止之朝廷是公議衆咸偉之
巡按山西風裁自持一以除弊政問民瘼爲已事而責成守令
其廉察下吏不採旁言嘗曰爲民擇官民之所喜吾亦喜之卽

薦民之所惡吾亦惡之卽劾前巡按某者盡搜庫金以遺士人甚至將養濟院米充之公廉其事追給孤老沿邊諸郡民食小鹽小鹽甚便巡鹽御史請俱食池鹽公以邊郡崇山峻嶺鹽至彼者五倍其價民困甚矣上疏力辨得寢其事郡人至今德之公爲御史大都法之所在雖權要不避以此當事憚之時阿諂成風相見俱行四拜四叩頭禮公厭之謁當道止行兩拜當道銜之復命止陞江西按察司僉事衆以公資望深不宜外補公怡然安之及莅任持法廉平民間有湖取菱芡蓮魚之利宗藩盡奪而有之公至一一判還民間南昌先有劉某者濬河數百丈可灌兩河田居民利之爲立祠有勢家熊某者奪河爲田并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八

毀其祠禾盡枯槁爲一方患公大抑之通河水灌溉如舊地方多盜宵征曉遁公立法捕之發蹤由民盜由是息詞訟解審必親剖之投牒處分莫不願輸誠 得理嚴相家雖在袁而產業盡在南昌家人虐勢恣逞公悉裁之嚴相勢旣盛又甚傾險立能生死人士夫或認爲乾兒或與其家僮結爲兄弟凡官江右鮮不浼者其遷轉特速公與林僉事一新以耿槩自持皆五六年弗遷齎表至京嚴相謂曰李資深矣公曰猶有深瀚者同見者讓公故外耶公曰吾道其實云凡相見皆有餽多至數百公獨否久之陞山東布政司參議旱甚蝗發公親率民捕之數日蝗絕水發淹沒居房無慮數千家公乘小艇躬往支分驗其重

輕賑恤有等山東士夫不輸租縣令往往責縣里均賠之然莫甚於梁編修紹儒家紹儒嚴相之乾子也公查追之甚亟紹儒求解於嚴相嚴相曰李某豈可與言哉紹儒知勢不可亦輸其半公將盡併之以督兌赴京凡督兌在京餽遺盡取糧長悉傾產以充公盡革之而困遂蘇陞井陘兵備副使一意爲地方除盜賊固塞垣爲務適軍士倍取月糧爭哄而煩言遂興議調各省公亦飄然東歸弗自白其所以居家三年以眾望起補四川副使尋陞陝西參政尋陞按察使王府與民訟田公斷盡還之民王城外渠民資灌漑王府築而有之一斷以法而王不敢動居一年仁術洽於所莅廉威懾於諸藩陞山東右布政尋陞應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九

天府尹踰月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行至儀真疾作連疏乞休回至武林遂不起吁嗟公沈抑仕途凡三十年晚值先帝更化求人振拔淹滯方駸駸向用又幸今天子履極顯忠遂良方注意大用公而公又不得盡行其志人耶天耶公平生平易簡默與之處恂恂若無所能事者至於是非利害之交屹不可動居官無隱忌峭刻之文但不比於法無一毫依違監臨山西最多得士士亦以得出公門下爲喜家居蔬素之食補綴之衣出入惟乘一款段有寒士所不堪者而公處之自若人有善愛之若己見官邪雖不出諸口其心探湯視之推官蕭文清乃嚴相之黨署邑事適倭奴焚劫之後百計漁獵已陞嚴州同知而其虐

益肆公持盤格至東嶺餞之蕭次日遂行自入仕未嘗以書干政府卽郡邑亦經年不造造必關吾一郡一邑利害也故聞公之卒雖山林之稚老莫不戚戚悲者公生宏治乙丑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配應氏繼張氏皆先卒男三長維條先卒無嗣次維林次維禾俱縣學生文行斷斷實能守公之教而繼其志孫男七光祖光宗光禘光宅光憲光祠光某孫女二尚幼今將卜葬邑之東村之原公之墓誌銘碑業已有名公爲之矣來獨述其所知如此倘公之意在余其大書有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景山李公之墓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行狀

吳時來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

今上登極之元年丁卯詔起太平趙公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上疏以父母並年八十懇辭願終養再請乃得俞允踰年公以疾卒於家士林莫不嗟悼厥嗣右軍都督府都事成妥以聞天子惜焉諭賜祭葬如故事旣都事奔訃還家紆道謁余南都稽顙拜泣哀容淒楚謂歸圖襄事將丐銘於史氏以垂不朽知公深宜莫如余以狀爲託余之奉公顏色也蓋自丙辰之秋時公爲中丞余爲給事也公每默鑒余所與語獨古今人卓行奇偉事尤稱述吾台先輩如謝文肅黃文毅林恭肅王東瀛侍郎諸公蓋若示以效法者余亦私識之謂公知我既余下詔獄罪且不測官校偵邏其所素厚之人亦禍且不測公

潛餉遺獄中數遣存問余家人而資送之嗚呼公之義余也如此故余聞公之薨東向而哭之既爲文而祭之嗚呼是烏足以致余私耶乃爲之次其實履如左公諱大佑字世肩台之太平人也先族出蛟井遷洪洋宋寶慶中名處良者起家進士守藤州其後徙關嶼曰德明德明四傳曰維石維石生懋懋生堅堅生崇賢爲廣德知州是爲公之大父有善政崇祀名宦鄉賢祠中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尚書崇賢生相爲公父累封如公之官母王夫人以正德庚午六月十一日生公公生有奇質州守公最鐘愛之口授以五經大義輒解操觚卽驚諸老生州守公喜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弱冠補邑弟子員蜚聲庠校閒嘉靖甲午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一

舉鄉試乙未連登進士授鳳陽府推官鳳陽故多訟牒公至懸斷若素習者以淑問著聲薦剡四騰擢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公既列內服益思效職表樹扶正糾邪風裁凜然時都御史浚川王公廷相正色立朝少許可獨器重公嘉靖乙亥清戎江右未莅事召還巡按貴州漢夷雜居號難治公下車剔弊釐蠹擊奸劾貪大著威稜維時宣慰使安萬銓稔惡梗化爲地方患有司屢逮不出公視事甫浹旬先聲讐服萬銓束身來見公諭以大義明敕國法羈縻逾月而後去指揮張仁李木者固其爪牙也公廉得其情械而殺之嘗有巡撫劉染指於安與公異同乃睨安爲變而移文所司以爲口實公陰爲之備而談笑語人曰人

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所司其毋閉城門吾何愛一身遣使直抵安所按其反狀安氏懼不敢動解甲輸服公馳疏狀其罪惡詔下捕繫安氏暴橫遂戢貴陽人德公至今以爲有郭令公單騎見虜之風湖貴本接壤當斯時也酉陽永順二叛交構勢甚猖獗不服招撫公申嚴防守奏請合兵進勦遂劾撫臣陸罔上邀功養寇啟亂之罪廟堂果納卒用公議兩省以甯在貴陽一年有興學校以崇文教設哨堡以振武功查糧差以絕侵漁革公費以杜騷擾先仁政以省刑罰徵課稅以備邊儲均徭役以禁影射清主客以厚流民數事上請永著爲令先是浚川王公註誤落職公力陳其才節可用且言明君之用才譬則大匠用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二

木大匠不以寸朽而廢合抱之材明君不以一青而遺濟世之器詞多婉牖王公卒復召士訖躋之又以政本在相國而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治亂消長之機於是首列時宰翟公鑾不當徇私援引故尚書王堯封周雍期費寀狀侃侃千餘言中外危之賴先聖明疏內諸人咸相繼罷斥而趙御史名赫轂下矣已差刷卷南畿竣事還朝留侍中考九年滿陞南京大理寺丞癸丑陞大理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丙辰本院副都御史公居臺端執法桓桓務崇大體戊午遷刑部侍郎方是時伊藩縱侈不道納賄權相嚴嵩朝議遣公往問而嚴爲之主維於上欲輕貸之授公以意旨公退而嘆曰奉勅推勘而不以實聞置國法

於何地吾不敢負朝廷而惟權奸是媚遂上疏極論王惡其略曰伊王本以親居藩服嗣承中土之封允宜世篤忠貞永法東平之善卻信堪輿之妄頓萌圖大之心駕言葺修擅行展拓城連百雉俄驚府第之崢嶸門創三重敢擬天庭之峻偉蹈春秋無將之戒昧藩輔謹守之規蒙聖恩未卽譴懲奉明旨特加查勘尤宜感乾坤高厚之德意遵日星炳耀之綸音引咎責躬摠誠俟命卻又聽撥置而再三浮辨肆摭拾以掩飾前愆不俟聖裁屢干天聽既非臣子恪恭之義又違祖宗訓典之嚴宜服重誅以懲不恪疏入深忤當國者於是有詔覆議而王竟從未減辛酉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公端範植軌爲諸司表率一如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三

居內臺時羣屬畏服明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南中訟獄頗煩執事者最苦之公故理律精核又敷歷多在法紀之司至是益明慎公恕兢業自持有齊庶人者怙勢兇殘自殺其家僮抵誣儒生陸某富室子也法曹多引嫌畏勢莫敢如何公毅然不平竟辨其誣出之而齊庶人者遂按法安置焉畱都五城原設兵馬官小事叢近民易虐往往多以贓敗者公劾罷其尤不職者胡光弼仍請定爲終歲考察之法以飭有位呂璫黃錦至寵近侍也以門下閹馬廣論死南曹從公丐一言以幸脫比至任同事連坐死者無算官更歲易坐是莫洗公歎曰人命王重王法至公以法官知人之冤而忍弗爲之白可乎遂奏釋之其他可以

情原理宥者惻然有哀矜之心事多平反南中人至今稱執法不冤者則一口以爲趙尚書云公自筮仕凡三十年歷十餘任而爲大司寇至乙丑歲歷二品償滿考績祖父皆進尚書祖母暨母皆夫人均榮並茂凡人情所爲祖父華者而公皆得之於是勃然起曰國恩欲報無窮親老就養有限昔人謂盡節日長吾不可以復留矣還次德州勒疏稱病乞骸銓部惜材請暫休理已行部使者復以境內人才薦皆不起居無何值今上嗣詔求遺逸臺諫交章論薦起公公兩疏辭曰臣草茅賤品遭際聖朝進叨作養之恩退沐生成之德祇緣攝生寡要遂致夙疾多嬰涓埃未酬深慙自棄詎意痼疾委頓之軀復蒙聖主求舊之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四

及但臣家有父母並年八十餘歲桑榆風燭喜懼關心病子衰親相依爲命若一旦扶疾遠離則情事甚苦而甚難又非敢專爲身計矣疏上中外咸歆慕喟羨以爲難能乃冢宰楊公博念公懇情權其重者請賜終養以勵士風蓋特恩也家居五年足跡未嘗一至城府晨夕必在二親之側凡平生所歷處所行事及所見聞之善人美談嘗不絕口欲親傾聽以爲定省之娛飲食必躬閱視其寒暑衣服調攝惟謹每遇節序二老端坐堂上公率諸弟子羅列階下問安上壽人之視之熙然如登春臺海內無兩矣又公年資方茂本有濟世之志而才又足以赴之如安萬銓一事不煩寸楮而坐銷其變爲國家揚威萬里之外奇

哉惟以重違二人屢疏告休乃今先其二人以往也余聞之公赴起之日二尊人送之河西將別執手涕千行下公哭仆地不能興既而詔至許公致政以全公孝乃公與二尊人歡若再見又歸而就養者二年斯國家之所爲厚公也公可以慰矣公以今年己巳春正月四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九配牟氏有淑德先公卒封夫人子男四人成妥卽都事君成孚舉人成忠縣學生成愈恩貢生女一適太學生王漑孫志行縣學生志伊志周志徵志道志孟志升女孫三曾孫師立公忠孝本於天性而友愛尤篤視其弟大論大怡怡如也卒教成之皆爲舉人接宗族鄉黨極有恩義馭僮僕嚴而有恩以厚待人而薄於自奉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五

創大宗小宗祠堂以敬祖合族訓飭子孫動必由禮常曰門第高可懼不可恃惓惓以成立之難覆墜之易爲戒性嗜讀書雖存仕途旁午中手不釋卷又善作大字有晉人風骨所著有燕石集及諸疏稿可考見云性剛直耿介外若和易而實不可干以私樂善好義人有一事之得一言之雅亦必在所取而尊鄉一念尤爲切至林恭肅故未有諡也由公請乃得之天台廷評夏公鏞者以文名而有奇節歿後子孫貧無以爲生公賑恤之且梓其文集以行於世王東瀛侍郎啟者歿已四十餘矣公厯厯追溯其生平大節若見焉今余特疏王公應得贈典大都所聞於公者多也來辱公患難之義茲方幸再侍同朝以竊緒論

奈何都事君遽以狀來辱也嗚呼來之受交於公也於情爲深而與公同事之日淺公之偉節徽行卽余不能詳然而學士大夫每論今人可以肩大任重者必推穀公朝廷屢下明詔求公冀公再用若不能一日舍焉則所以知全而傳誌者有太史氏在余特具其略如此

國朝

林介山先生傳

林孫枝

公諱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其先閩人唐乾符間始祖任自長溪蓋竹徙黃巖轉遷樂安之留程橋卽今斷橋也十六傳至世謙以公貴贈國子監博士母王將誕公夢有乘無角獸麕身牛尾突入寢室覺語贈君贈君曰麒也遂以命之公天才穎特英毅敢爲膽識過人讀書多所關覽尤喜吟咏爲文剡障洞幽翛然埃垓之外絕不依籬傍闥甫踰韶齷輒議論天下事大司寇容菴應公試與語答辨如響反爲所拄大奇之引爲忘年交南洲應方伯人倫鑑也方人庶常時以逆瑾用事引疾家居嘗爲弟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七

二女擇壻一妻李景山都憲而一以妻公年二十領嘉靖乙酉鄉薦比試禮部不利遂游王陽明先生之門講明絕學而所造益精尋以省親旋里無何贈君卽世哀毀盡禮至十四年乙未始成進士先是公試於鄉贈君夢公名第十旣應而同榜稽世臣之房主夢公中一百六十八贈君又夢中第四甲八十六意以稽之主人非所夢而四甲又無其例故並不驗至是後四科乃中而會試及廷對名數亦與兩夢相符是歲十月授吳江知縣縣故多豪右爲民害公至輒收訊之故事每十年一編造黃冊審圖賦役而田歸都圖之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圖賦役冊獨以田歸戶以故豪右得買田過都遇造冊賄屬里

書詭名蒙蔽有飛洒鬼寄花分派賠等弊貧民受累逃亡相踵
公廉得其狀乃爲一月限集糧長書手稽田戶歲額數目視部
所下京廩派單核其有免無免及曾過割入與否一一查對彙
冊已乃返罰漏脫而窮治其稔惡巨憝弗少寬境內肅然會巡
江御史苟汝安按郡公晉謁端坐不爲禮公長揖徑出豪猾乘
閒搆煽苟大憾將糾公李太常莆石書致公曰少川盛怒須君
躬至留都託諸同年請罪或可少解不然殆矣公答書曰少川
職司監察使誠怒麒不職不能爲國家牧理其民則當竄伏待
罪以謝邑之人士而彰少川之明若止以不能隨衆爲不近於
禮之恭不能投隙爲悅不以道之悅而致怒焉麒實內省不疚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八

雖以此得罪而去如值飄瓦如觸虛舟固碎首隕身萬萬無怨
又奚請爲旣而苟公人命激變世宗震怒禍且不測吏部侍郎
歐陽石岡抗疏論救復移書科院請以頸血汙地明其無罪嗣
經撫按司府州縣勘問官一十八員往復查覈三十餘次先後
垂及五年鉤距羅織以實公罪迄無左證當是時天下莫不直
公賢歐陽而訾苟之爲人事旣白題章到部得降級調用顧公
以不能飭法橫遭譴罰尙無以塞鞫人口又早失怙母年且老
遂懇疏乞改授教職會徙六安州判官到任踰月遷國子監助
教然益不憚於讒間公不自安復乞補外二十六年調泰安州
判官其明年山東巡撫都御史彭黯巡按御史傅鎮交章薦公

謂公操履清慎氣節剛方文學豈止潤身惠愛更多及物秉百折不回之志懷隨試卽效之才智識足以斷大疑力量足以當重任云云二十八年轉金谿知縣以廉幹聞明年陞雲南提舉隨陞惠州府同知公自初試大縣爲強項令顛躓播越者十餘年至是稍稍起清操愈厲剔姦釐弊扶植窮羸教士子崇實黜華爲有用學莅任五月治行爲粵東最尋聞母訃以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星奔至五羊驛時湛甘泉先生方家居手書致弔旣抵家荒迷委頓杖而後起迨釋服將赴部而江西巡按御史蘇端蒙者潮州人也疑公同知惠州時曾委探其家不法事銜之久又訶公先在江西與副使鄭世威議呈減革餽送坊牌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十九

等銀是公屬稿內引進賢分宜二縣歲費六千兩爲證一時傳誦稱快而大爲二縣權貴嚴世蕃萬鏜所切齒已而世威無故削職擬必及公遂勸公前知金谿沽譽世威查盤羅織以迎合之萬鏜時在吏部從中搆之有旨能公冠帶間住公之返自惠也邑歲有倭警所過焚掠三十五年六月倭由永嘉金溪登陸突據城邑巡撫院公鶚督諸道兵與郡守譚公綸合勦倭東逸追至斷橋殲焉以故公里蹂躪最慘公旣家居久又數經寇亂蓋藏服食之具蕭然無餘不免奔走拮据而其牢騷抑鬱不得伸之氣時抒洩於楮墨間所著有介山稿略二十卷鄱陽余公城來令是邑憫井閭彫弊竭力撫循民甚感德顧以廉正與時

忤被劾去公爲申懇於當事曰昔宋韓子師守婺甚宜其民而當路乃以恣酷劾罷婺民千百赴闕願留龍川陳公爲文以送之曰大官人所尊也齊民人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所信之情如此吾不知韓子之政爲何如已至今讀之令人感嘆余尹事甚相類今司風憲之臣苟用民之好惡爲好惡當必無蒙冤如韓子師者然殺人之言再至雖以曾參之賢其母不能不爲投杼余尹之賢或不及曾參而當路之愛余尹恐不能如曾參之母之愛其子也隆慶改元詔天下四三十年擯黜之吏凡不係考察及不犯私罪者許所薦引起用而公以嫉惡太嚴又才高不能下人人遂無有爲公推轂者五年例當編審適仙令缺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十

郡伯番禺張公廷臣委其事於臨海令周公思稷會吳悟齋公方不得於當軸以廣東憲副罷閒歸里貽書訪公有官寺民田均爲一則之說公以縣之官寺米與民米起科懸殊覆書力言不可吳公遂與周令定議官戶田三百當里長一民戶稍耗甚者歸併之田去戶存者開除之僧田別立一圖不得雜編民戶於是戶有定籍賦無重差公一紙力也公老猶倔強雖放棄繫心國是遇大利害輒與所知慷慨指陳以示可用年七十八卒案當在萬曆十一年癸未生於正德元年丙寅正月孫枝論曰聞之宋張忠定自以違眾不和物號曰乖崖公之取乎介也其猶行乖崖之道與或曰以所居後山形似介字故云當世廟時權奸跋扈燄方張患得之

夫爭炙手其門公負籍甚才名意必以不得羅致之爲恨嚮使稍爲突梯彼翼虎者非特不齷齪之將蛭負而驥騰之投之所向宜乎其不齷齪難入矣顧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卒擊搨不復奮鮮不謂公之介實爲之嗚呼不有介何有公夫惟確乎不易庶幾與山俱永生前願頷何傷乎嘗讀公感寓行路難諸詩激楚多商角音雖所遇使然然怨誹不亂風雅之遺甯惟韓吏部利劍白太傅太行路有嗣響哉

甯海參將署台協副將應綱泉傳

朱亢宗

公名萬邦字作霖別號綱泉少卽有成人之目嘗從先君子遊及門中獨以醕謹力學稱而長身玉立體幹過人先王父一見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十一

奇之謂其貌宜人武科因授以弓矢之學輒喜自負習舉業之暇常私習之戴學使歲試試文場不就遂易名就武補武庠弟子員迫光乙酉應武鄉試中式富中丞指謂同考官曰此人恂恂儒生氣象一榜惟此一人耳旣而以入營期滿署平陽千總任事十年與平陽學兩廣文交最善凡有文讌公無不與過東甌飛雲渡者咸嘖嘖公名旋升嘉興海鹽守備四年遷象山都司暇卽以勤學安分勸民民感其惠去之日傾城製繖以贈爲文刊去思碑遷杭州城守都司時黃中丞宗漢馭下嚴與藩臬兩司時以任氣抵牾而特愛公有事得公一見輒和顏以解同官咸倚之歷二年升甯海參將時海疆方經洋匪亂後廣州海

匪盤擾甯温台三郡閒號稱夾板艇一夕縱火焚海門次及甯海界沿海居民遭難者赴邑署慟哭門堦俱滿令不知所爲公親慰諭安插之民各得所上司廉知公善撫綏升署台州副將時前任田宗崇以疏略誑誤公受代之日問前事皆不能對旣而宗泰自知失事久羈署中遂得狂易之疾一日早起忽以刀自刺其腹死事發語連公遂落職而藩司段公時號段青天雅知公無罪謫任十年復調公復任而公疾矣然公好爲人任事雖憊猶力疾往來城鄉間自二月病至五月疾愈甚遂不起以咸豐某年終於仙居私室享壽六十有一公生平篤於友愛與其長兄欽邦同學每文課稍閒輒督勸之因得成名而三弟南邦四弟家邦其學皆公授也與人交處事必周久而不倦鄉人至公署必厚贈之母黨妻黨撫之如所親無厚薄之異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配徐氏汪氏子三長樹椿徐出將冠早卒次樹松樹棠汪出皆業儒

朱月槎傳

朱亢宗

君諱濂字際遠別號月槎嘉慶癸酉拔貢生甲戌朝考以丁外艱未與試洎丙子赴都補試旋取八旗教習前後與黃巖朱州牧璜嘉興錢太史廷熊海鹽朱殿撰昌頤同寓浙之會館者閱數載凡三應北闈試卷三薦而不售旣而教習期滿引見乾清宮以知縣用分發直隸行補缺矣而君以太孺人年七十定省

久曠遂假歸一介母壽一時都中搢紳皆以詩文贈送鄉里榮之時都中適有外補之缺籤君名人選將補授而君已去君中途得信慨然曰功名遲速命也吾得歸一事母足矣歸而侍太孺人養者二年中間以山右同年冀蘭泰任郡守招之往畱數月旋以黃巖令靳琨有舊交招留署中者又閱年居憂之歲四方投贄者踵門執經教授戶履恆滿服闋再赴都有同年張穎元者與君固兒女親也時方任山右平陸迂道訪之既至而君以補授期尚緩遂留主傳巖講席未一年邁疾卒初君嘗乘馬行山右道中傾跌幾折臂至署就醫漸愈乃竟以他疾不起年方五十有一嗣若載坡時以就婚來平陸官舍乃乘匹馬扶櫬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十三

歸暨服闋始以行狀郵寄乞爲傳君之平生篤孝友在都日久家事悉委之昆季少穎慧有文名郡試取第一潘芝軒學使取入學次年補增生又數年周蓮塘學使取食廩餼次年膺選拔初以邃於經學有名於時在都時又以試律顯書法酷似靈飛經以時方尚歐趙體故變其少時所尚顏柳體就之所至主講席皆有售者而終未得一用以展其才其遇也夫君生於乾隆丙午閏七月一日卒於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娶吳氏子三人長載坡卽平陸令張君婿也次載都載壩皆業儒孫三人君所爲詩文皆散失書法亦鮮有傳者所居與余家相距五十里又爲先後同年予族於康熙年間有莊菴公名之鵬登拔萃

科與君及余而三三人皆以著述不遇而老今爲君傳益悲不自勝已

書李茂纘

朱亢宗

李茂纘字君緒十八都李宅人少業儒知屬文以母喪棄舉業姿特雄偉膂力絕人足毛長數寸許聞近村谷壩有潘茂生以拳勇名閒一至其門心好之遂精其技數年潘謂汝技且勝我宜別擇師因素聞楊顯昌名試就之學楊見其十指詘不能伸令閉之室中曰姑養之待十指能伸乃可教楊有高弟四人皆不信欲試其技乃自知技遜皆屈服技成出遊海上諸郡遠近聞其名皆師事之金陵某媪亦以技遊江湖間能飛足擊人百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一千四

步外人不敢近乃預臥於地以伺之媪至足纔起遽擒之媪乞命乃釋某山有虎啣人爲害眾咸趨李李足踏地一作聲虎遁括蒼山下有牛好觸人途絕人迹茂纘至拳擊其背而牛斃及解其皮脊已斷矣嘗授徒巾子山下歲旦暮嘆曰吾且歸耳安用抑鬱事此有閩商斜睨之曰爾尚可以進何遽歸李奇之跪請教益商令試角其技手起則手應足起則足應商呵之曰止止凡技未動而人先知之者技未精也若不假聲色而幾於自然則進乎道矣李大悟越數歲乃彬彬儒雅人不知其爲名教師也撫軍聞其名聘之至欲屈人營爲注名飛彪付千總劄辭不受曰吾父且老况倦遊日久卽買舟歸其他行事嘖嘖人口

者不可枚舉今數百年後談之者猶色飛眉舞也金華有張心瑞者以殺人竄吾台訪李相上下其議論故晚節尤進云卒年七十三子四炳煌炳昌炳祥皆世其技幼炳琢業儒早卒

案觀此則一技之微尚須多師而虛心受教孜孜不倦乃其本也今之學者每得一焉而自足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不亦宜乎

書朱尚志

朱亢宗

朱尚志予族人少承先世貲裘馬鮮赫好狹邪遊中年貲益落始折節讀書好覽稗官小說家居以孝率妻子母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也至四十餘竟以身殉一烈婦死初族叔祖諸生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一十五

名爾鴻者病且革執婦手曰汝且爲他人婦矣婦指天誓曰所不嫁者有如日爾鴻就牀上再拜謝曰若然吾目瞑矣旣而婦之父若兄以婦年少勸再醮婦不肯則私與媒氏期許吳生行有日矣婦知之乃登樓自墜遇救不死服瀘女伴覺救又不死夜起自經解而下曾尚温復甦其父若兄以嫁期逼與氏媒某生謀曰婦不從奈何曰幾見有豕自出圈就殺者耶咸頷之共拉婦縛輿上舁以行至吳生家啟輿視則血淋漓曾間手猶持剪刀而婦死矣眾以其事白縣令時新令甫至舊令猶在兩令俱至尸前再拜之以其主人節烈祠吳生與媒氏褫衣巾族人葬其柩東門外田間越五十餘年矣烈婦無後其從子婦某氏

將與所私者夜遁暗鬻其墓田於李姓約期啟墓尚志聞之立
逼姪婦贖還其田并與族人約修其墓而以兩縣令所作詩及
傳刻石墓前以永其傳姪婦辭以貲已耗尚志曰爾所居王氏
屋今以還王氏其價可贖田也姪婦私屬王氏令勿聽尚志乃
設席邀邑諸紳告以故自往邀王某赴席王某不從強拉以行
於是其家人忿起與爭或以梃擊尚志尚志仆或又以梃擊之
尚志拍地大呼曰吾今爲烈婦死矣須臾而絕姪婦聞之夜遁
而王某竟以是破其家

紫笙子曰人理之滅絕也久矣以如此
之烈婦而其墓從子婦鬻之李氏買之

王氏復撓之尚志死而
烈婦骨仍被遷矣傷哉

攬芳子傳

王魏勝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十六

攬芳子者吾仙居之畸人也以畫隱幼讀書有文名晚始獲一
衿其作畫也必飲無算爵始下筆當其酒酣耳熱據案疾揮山
色水聲花容鳥語拂拂從十指間出識者謂不減王石谷吳梅
邨而襟懷沖曠樂易近人無時下名流矜貴習氣有求者靡不
應得錢輒付酒家故東南之藏書畫者類皆有先生墨蹟平生
愛游足蹟幾徧江以南錢唐姑蘇居或一載或二三載若天台
雁宕曾不知其再至三至也山川之勝人物之奇無不據之曾
中儲爲粉本故落筆迴非凡近可擬余嘗挈一葉舟出椒江之
海門縱觀東海波濤澎湃與日光上下情移者久之以路遠不
能屢至昨從友人處獲觀攬芳子浴日圖天風浪浪尺幅中具

千里之勢輒不啻海門外也吾鄉自柯丹邱九思後不乏書畫名家者鄭蕭縣恕善書畫見吾學編王文通少師一甯草書得懷素自叙法見讀書史會要而鄉里無片楮之留殊爲恨事近朱浬園庚年明經亦擅其長頗爲藝林珍重戚鶴泉進士宋确山孝廉尤推重之然賞鑒家猶評其蒼潔有餘細潤不足畫雖細事豈易言哉余所見攬芳子畫特夥山水重峯疊嶂烟雲繚繞雅近北宋人手筆蟲魚花卉秀韻特出嘗創爲殘書格歷本縉紳法帖尺牘之屬新舊古今縱橫交錯閱者莫測其端緒人效之輒不能肖朱芷生爲余言攬芳子所居小圃以已意累石爲小山位置天然花竹成林令人作濠梁閒想然則攬芳子之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十七

繪事殆得於性者余又烏得而知之哉攬芳子朱姓名芬邑西

大林人

杭州機神廟碑

張麗生

杭城向有機神廟中祀軒轅黃帝後殿先蠶然祭於民而不祭於官乾隆五十八年浙江巡撫以神之靈異表其事於朝勅曰可於是崇其廟制廣其廡宇中懸高宗純皇帝御書匾額宸翰輝煌遂照耀於椽棟楹桷之間而撫臣覺羅公曾爲之勒碑以紀其事嘗聞之里人曰我浙蠶絲之利甲於宇內舊有吳紵趙羅之名而機坊織匠未有若此之盛者自河南褚公裔孫得機杼之法於廣陵里人遂傳其教至今弗衰神祀軒轅黃

帝何也昔軒轅氏之有天下也景運初新神明之佐各奏宏勳有伯余者始教民衣綵麻索縷手經指挂俾民有章後世冠履尊卑之等由此昉之臣道無成而歸其功於帝故祀軒轅黃帝也後殿之祀先蠶何也考之路史疏仡紀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育蠶則先蠶非西陵莫屬唐時織染署七月七日祭杼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蓏絲帛卽詩所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而祭以七月七日則傳會於乞巧之說其言不經先蠶當以西陵爲定西陵爲黃帝元妃故歷代崇祀先蠶者未嘗不祀軒轅黃帝京師穀雨祭先蠶於御河橋秋祭軒轅黃帝於昆明湖可例推也抑又考之機之爲器最繁曰杼曰柚曰復曰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一千八

滕曰鹿盧曰釜日綜其佐之者曰杓曰梭曰篲曰維車蓋一器而眾聚焉官局民家凡爲繒者日夕往來奔走於其間東北隅數萬千家之男女俱需此爲衣食之謀生齒之繁財源之聚不可無神靈以主之夫竈有先炊牧有先牧必返創始之人明報本之意况杭州爲大都會桑土沃饒比戶蠶織筐篚之貢充物尙方國家恆以內務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所隸工匠程作有常比以番舶日充貿易者且徧於遠洋絕島獲利不貲而東園中軋軋機聲朝夕不輟莫不荷神之貺賴神之佑我 皇上躬親澣濯勤御宵衣虎旅龍驤敦服韋布而毳氈毳毳之屬互市達於遠瀛神之綏我浙人正未有乂爰爲之歌以娛神曰神

之來軒帝廷軸日月樞列星黃赤道緯以經被四表赫炳靈神之妥東城宇職袞衣昭黻黼雲九章霞萬縷引緒餘暖黎庶練白兮良辰巾舞兮紛陳浣江漂湖錦繡春尺組繫頸朝羽民驅服妖兮正天幅報神功兮永無極

汪萑庭先生傳

王 玠

先生姓汪名銜字萑庭稱亦紫亭少艱苦力學負郭無半畝田事父菽水承歡樂過列鼎乾隆己酉拔貢考充 武英殿校錄就館給諫雙公課其子祥齋慶芝山興藉脩脯爲觀光計析孟子孳字自號艸孚臨海洪達泉刺史爲作草孚頌嘉慶戊午中順天鄉試補授甘肅安化縣知縣歷任靈臺武威平番張掖等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二十九

縣陞靖甯州知州宦遊所至皆窮邊極塞報最不易先生持躬廉介待人慈祥所至興學除弊卓著循聲衡文有神鑒拔牛西堂制軍於童試人服其識力歸田後易其號曰木孚蓋取論語乘桴義也將歸又爲雙芝山觀察留主烏垣輪臺書院講席課士有方時果勇侯楊勤勇公芳駐節陝甘一見傾心贈詩有桃李有情開絳帳乾坤無事臥柴扉之句生平好學不倦雖道路馳驅未嘗釋卷宗族交遊有急解囊不吝相傳甘肅諸縣有奉爲粟神者蓋其地種植無法歲苦歉收先生露坐田間指示方法人咸享其利庚桑俎豆樂公立社殆以此夫所著有汪氏家誠七條愷切周詳非貌爲理學家言者比又有澄懷堂筆記北

遊紀略西城雜識粵遊紀事諸書亂後多佚次子孟麟廣東巡檢卒於官先生挈其二子歸時年已大耋神明不衰道光辛丑卒年八十有六宜人王氏年七十有六子三孟麒候選縣尉孟麟孟駒諸生候補吏目孫二仲澤從九品仲源監生曾孫五可壽可明可橋可安可南皆業儒同治癸酉後學王玠撰

俞烈女傳

俞林璐

俞烈女名桂俞店農家女也幼字山棗園潘氏亦農家子嘉慶庚午年十六迨吉有日矣夫忽病且篤遣媒求女一面母不許越數日潘氏訃至女號慟欲往守志復不許女以死自誓屏衣飾易縞素旁人哂之不顧也尋有來議婚者女聞不食三日母

光緒僊居集

卷十一

文內編 傳誌

三十

懼邀鄰母勸之是日乃食母謂其意漸轉矣弛其防人定後女潛出門抱石投九郎溪死侵晨有捕魚者至此鷓鴣驚飛不下漁人以竿攪之屍遂出其母往視果女也面如生上下衣裾俱縫紉不可解遠近傳爲奇節潘氏感其義迎女櫓與子合葬焉

王娟妹傳

王魏勝

王娟妹者城東南隅人吾宗猶子行也幼失怙恃育於其祖王連耀祖死無伯叔寄食東河堂尼菴勤紡織足不逾戶外尼絕憐之同伴有邀之嬉遊者峻拒之其嚴正蓋天性也咸豐辛酉十月廿七日粵賊陷仙居城中人分投南北山賊掠北山不十里南山幾及二十里娟妹時年十八隨民避南山之東阮廿九

日賊虜至男子虜婦人辱有壯賊挾白刃犯娟妹娟妹安然曰
吾豈狗豕與羣哉死則死耳賊牽之不動遂殺之時山中婦女
不啻數百怡然蹈白刃者娟妹一人而已嗚呼烈矣